



射雕英雄傳續集

此書乃第二次華山論劍之後
是武俠名著之珍貴版本。

射雕英雄傳續集
即神雕俠侶前傳

雕 嘯 长 空

沧 澜 容 著

华 文 出 版 社

一 九 九 二 年

二十五 擒蒙将神威镇千军

兀撒带仍然不动神色，冷笑说道：“我当然认得这是已故大汗的金刀，可是，姓郭的，你跟华箏公主成亲没有？”

这句话把郭靖问得愕然，他不禁面上一红，怒道：“我是现成的金刀驸马爷，这是已故大汗封的，你问我这些话，怎地如此不敬？”

这位蒙古守备呵呵狂笑两声，说道：“你如果是真真正正驸马爷，我那里敢对你不敬，可是你这个驸马爷，却是虚有其名，当年忤犯大汗逃走，不肯统兵攻宋，又没有跟华箏公主成亲行礼，今天要来向我摆臭架子，哼！看在过去跟大汗西征，不无功绩，就这一点微功，饶你活命，快向回头路走吧！”

兀撒带刚才说到这里，郭靖已经怒不可遏，身形一晃，已经抢到兀撒带的马前，反手一把，将他衣领抓住，摘离雕鞍，高举过头，蒙古军士见了，不约而同的一声呐喊！

站在兀撒带旁边的两名亲兵，一声断喝，抖动手中花枪，猛向郭靖身上扎到，郭靖不慌不忙，他把兀撒带向空中一抛，两名蒙古军士的长枪，恰好刺到郭靖肋下，郭靖左手一招，使了着“天蟾之屈”，接住左边一杆枪的枪杆，右手伸出一掌，用了着“龙蛇之蜚”，夺住右边一杆枪的枪头，他使出双手互搏的本领，在同一刹那间，使出降龙二掌，两

杆花枪一交，劈拍两响，双枪齐齐折断，那两名蒙古兵士也被断枪一挫之力，分向左右直跌出去！兀撒带恰好也在空中落下来，郭靖这回却使用空明拳，一下抓住兀撒带的腿胫，把他的身子在半空里一掉一圈，甩了半个圈子，扬声大喝：

“那一个敢过来！马上叫他没命！”

兀撒带的部下虽然有千多名蒙古军，可是他们看见郭靖神勇惊人，只一下便把自己的主将拿着，而且一般人的心目里，个个都震慑了金刀驸马的名头，见他把守备官高高举起，那一个胆敢上前？

黄蓉在旁边叫道：“靖哥哥，这蒙古鞑子可恶得很，多给一点苦头他吃！”

郭靖忽然想起当年在海舟上，欧阳锋和周伯通把藏僧大手印灵智上人抓拿抛掷的往事来，立时心生一计，高声喝道：“你这厮不敬大汗，叫你看看驸马爷的利害！”

说着手臂一扬，掌心吐劲，使了半招“飞龙在天”，把兀撒带身躯向上一抛，兀撒带水牛也似的身躯抛起一丈多高，又象弓箭脱弦一般，掷出七八尺外！

什么叫做“半招”呢？原来郭靖这一招“飞龙在天”，是降龙十八掌里面的一着，这一招是飞身凌空进掌的，专向上三路攻击敌人，可是郭靖这次目的并不在乎伤敌，志在抛掷敌人，所以没有垫步离地，飞身凌空，单用臂腕之力，所以只能够说是用了半招，兀撒带被他一抛，足足飞起一丈多高，然后掉头下落，郭靖不等他的身子落地，飞身向前一扑，迎住兀撒带下落的方向，使了一招“潜龙勿用”，不上抛而向平推，砰的一响，竟把这蒙古守备打得向前平飞，箭头也似的直射出去！

这一掌如果用实，兀撒带这一跌，纵使不头破脑裂，也要手脚折断，可是郭靖已经胸有成竹，他一招“潜龙勿用”，刚才打出，两脚一点，再用了着“神龙出壑”，身子疾如电火，居然抢过兀撒带的前头，反手一把，将他劈胸揪住，一拖一带，兀撒带方才没有撞在地上，郭靖在一刹那之间，使用了四招降龙十八掌，把兀撒带抓拿抛掷，象大人摆布吃乳的婴儿一般，将他弄得七晕八素，不知所云，方才向地上一放，喝道：“鞑狗！吃够苦头没有，还不趁早认罪，我再给你三掌，连你的五脏也倒转过来，知道没有？”

兀撒带被郭靖三次抛掷，吃足苦头，也是他的身子强壮，不易昏厥，越是如此，更加挨苦一十二分，他一交俯跌在地，再也站不起来，喘气叫道：“驸马爷爷，小人知道冒犯了你老人家，望驸马爷高抬贵手，饶了小人性命！”

郭靖喝道：“你现在知道驸马爷的利害了？我来问你一句，你们怎的要杀害咱们汉人？一见了汉人的面，不分男女老幼，见人便杀，是何道理？”

兀撒带道：“禀告驸马爷爷，因为十天以前，一个汉人道士杀了我们一个副将，鲁王爷勃然大怒，下令看见汉人的男子便杀，不关小人的事，驸马爷爷饶命！”

郭靖喝道：“那一个鲁王？”

兀撒带道：“啊！那就是大汗手下开国第一个功臣木华黎哩！”

郭靖听了木华黎这个名字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原来成吉思汗当年崛起大漠，剪灭大漠南北四十余国，全靠蒙古四杰辅佐，所谓蒙古开国四杰，就是木华黎、博尔术、博尔忽、赤老温四人，经过许多年的南征北讨，博尔忽战歿西夏，博尔

术、赤老温也先后谢世，蒙古开国四杰只剩下一个木华黎，成吉思汗在生之时，曾经赐封木华黎为鲁王，置府真定，一切百官建制和国王相等，并且赏赐宝剑金印，叫他统治河北山东一带，成吉思汗曾经向木华黎道：“我有了你，犹之车子有轮，人身有臂。”可见倚重一斑了！

郭靖知道了一切之后，立即向兀撒带喝道：“你说是鲁王降旨屠杀汉人，我不相信，你立即当天折箭为誓，收兵回去，不准残害一个汉人，如果你鼻孔里哼出半个不字，我马上把你一掌毙了！如果你口头上答允，背地里阳奉阴违，我一样可以取你狗命，知道没有！”

兀撒带为了顾住性命要紧，郭靖说一句话，他便答一个是字，等到郭靖说完了话，兀撒带已经一连答应了几十个是字。

郭靖喝道：“混蛋！你只会答应是字，不快点站起来，收兵回城，却赖在地上吗？”

兀撒带果然站起身，叫道：“你们这些饭桶站在这里做什么？驸马爷叫我们返回城去！”蒙古兵答应一声，纷纷勒转战马，收队回城，顷刻之间，已经退得干干净净！

郭靖看见兀撒带退去，方才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苍苍蒸民，生也何辜，受此浩劫！”

黄蓉在旁边笑道：“靖哥哥不用再掉文了，你打算到真定去找寻木华黎，是与不是？”

郭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蓉儿你猜对了！我在成吉思汗帐下的时候，跟木华黎见过几次面，谅来他还认得我，叫他收回残杀汉人的命令，相信总可如愿！”

黄蓉笑道：“万一他学兀撒带一样？难道一掌把他毙了

吗？”

郭靖愣了一愣，他想自己的武功跟任何人单打独斗，也决不会吃亏落败，可是如果撞着一千人，一万人，那就要寡不敌众，双拳不敌四手，万一鲁王翻起脸来，自己又怎么样？郭靖问道：“蓉儿，依照你的意思，你以为我们要不要到真定去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那当然要到真定啦！咱们到泰山参加群丐大会，就要经过真定，你既然要拯救山东一省的老百姓，怎的不见木华黎呢？”

郭靖呆了一呆，问道：“我们怎样见他！”黄蓉笑道：“象以前咱们在襄阳城见吕安抚那样就是！”郭靖恍然大悟，拍掌笑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

两人计议既定，继续北行，一路上但见田园残破，庐墓成墟，由临清县以北，以至定陶、菏泽、郛城、泰安一带的汉人老百姓，个个离乡背井，到别处去逃难，郭靖十分伤感，不到五天，已经到达真定了。

真定是今日的峰县，木华黎受了成吉思汗的册封后，开府建制，自置百官，好比一个独立的王国，他住的宫殿美轮美奂，奢侈堂皇，比起在大漠跟随成吉思汗的情形，真个判若霄壤，郭靖到了真定城内，在客店居住下来。

他和黄蓉首先到木华黎的鲁王府看了一遍，只见堂庑开敞，楼阁连云，他们夫妇两人记好了鲁王府的形势，方才返到客店里面，到了晚上，郭靖翻起身来，就要跟黄蓉一同去。

黄蓉笑道：“我们两个去了，女儿醒转过来，啼哭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去也就可以啦！一个木华黎你也应付不了？”

郭靖一想也是，立即推开窗户，拔身一晃，穿出客房，一溜烟向鲁王府奔去。

暗云掩月，疏星数点，正是夜行出动的最好天气，郭靖不到半晌，已经到了鲁王府的墙边，他正要耸身跳进墙去，冷不防飒的一响，头顶飞过一条黑影，疾如鹰隼，掠入鲁王府里，只一起落之间，便自踪迹不见，郭靖估不到此时此地，王府里居然会有夜行人，不由吓了一跳！

他立即把身子向地一蹲，左掌当胸，右肘拳起，使了一招“沉龙在渊”，正要出掌迎击，说也奇怪，那夜行人窜入鲁王府里，竟然无声无息，也不见他出来，郭靖暗自纳罕，想道：“奇怪！这人如果是鲁王府的护卫武士，他见了我一定吹起警号，通知别人，难道他是外路来的同道不成？能够进入鲁王府的，当然不是宵小之辈，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了！”郭靖多了一种警戒，他细心听了一听墙里，看见没有别的动静，方才放心，拔身一耸，越过围墙，到了鲁王府内，这里是一座大花园，花木扶疏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郭靖闪在一个紫藤花架下面，正要看清楚有没有人，冷不防背后呼的一响，一阵狂风自后扑到！

这一下出其不意，突如其来，郭靖吃了一惊，急不迭忙一扭身躯，“见龙在田”，翻身向後一掌，只听见汪汪两声，一只庞然大物，扑翻在地，郭靖猛觉自己掌力到处，毛厚如毡，他赶忙定睛看时，原来自己刚才用了一招“降龙十八掌”，竟把鲁王府一只守卫值夜的狼种猛狗，活生生的击毙！

郭靖看见那狼犬足足有大半只的牛犊那样大小，全身毛片密如毡毯，作棕黄色，爪牙如锯，虽然是在死了之后，神

态仍然十分威猛，郭靖吐了一吐舌头，想道：“好险！如果我不是出招迅速，抢先给了它一掌，给这猛犬咬着一口，不是要处！”

他把猛犬的尸首拖到花阴底下，正要再看有没有别的警卫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忽然听见玉园东面，当当当当，响起一片铜锣声来，郭靖吃惊不小！暗想：“我打死这猛犬，无声无臭，怎的响起一片铜锣来？难道被他发觉了不成，决无此理，啊！是了，一定是那夜行人刚进来，给鲁王府的守卫看见了啦！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铜锣声响起处，花园里跟着起了一阵嘈声，一个灰衣人影，星飞电掣也似，直向郭靖存身的紫藤花架奔到，郭靖细看那人，竟然是个青年道士，他再一瞧那人的面孔，几乎哎的一叫！

原来那青年道士正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徒弟尹志平，只见他一边逃走，一边挥动宝剑，似乎格打什么东西，紧接着尹志平的背后，四五个蒙古大汉跟踪追到。

这几个蒙古大汉完全是鲁王府侍卫的装束，当先两个最为凶勇，一个使虎头双钩，一个舞着短柄狼牙棒，两个追在前头，还有两个身材较矮的蒙古卫士，一边追着，一边向尹志平抛掷暗器，连声叫道：“不要放走了刺客！”

尹志平恰好逃到一座太湖假山石的旁边，大概他被蒙古武士追得着急了，正要飞身跳上假山顶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假山石后忽的一响，钻出两个蒙古武士来，抛出两根怪蟒长蛇也似的東西，原来是两根套索，猛向尹志平身上套到！

这一下突如其来，好一个尹志平，果然不愧是长春真人的徒弟，套索凌空飞来，尽管快如闪电，他仍然可以觉出

来，挥动长剑向上一截，用了着“春云乍展”，只见剑光一闪，竟把两根套索齐中砍断，郭靖忍不住叫了声道：“好！”那知道草丛里忽的一响，伸出两把挠钩，搭向尹志平的脚下，尹志平顾得了上，顾不得下，吃挠钩搭在脚胫，一拖一扯，尹志平立脚不稳，向上面直跌出去。

那两个蒙古武士看见尹志平跌倒，不禁心中大喜，双双飞身上前，狼牙棒和虎头双钩齐齐用了着“撒花盖顶”的招数，向下一扫一挂，尹志平却在这时候使出全真派的救命剑法来，左手掌一按地皮，右手剑往回一扫，这下剑法有个名堂，叫做“卧冰求鲤”，是俱伤剑里面的拼命绝招，当年长春子丘处机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上，大战江南七怪，也曾经用过这种俱伤剑法，这两个蒙古武士却估不到尹志平有这一下绝着，自己的双钩和狼牙棒纵然可以打到他的身上，本身也要遭受断足之厄，只好收了兵刃，向后退跳！

尹志平趁那两个蒙古武士跳后闪避的刹那，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跳了起来，回手一剑，就要去削那两杆刚才把自己拖跌的挠钩，那知道刺斜里忽的一响，又抛过一根套索来，竟把尹志平的上半身圈住，接着忽的一响，尹志平的右腿根又中了蒙古武士一镖，被他套索绳圈一收一束，一拖一扯，腿上又着了镖伤，再也支持不下去了，扑通一交，仰面跌倒在地！

他这样一跌倒，使狼牙棒的蒙古武士已经踏住尹志平的胸膛，接着双棒碰落，使双钩的武士叫道：“别古台，留下活口！”那名叫别古台的武士叫道：“不行，这厮本领不弱，打折了他的双腿再说！”

他口中说着话，手底下并不会留情，狼牙棒挟风砸下

来，打向尹志平的膝盖，他这狼牙棒是镔铁打造的，足有三十斤重，如果被他打中，非同小可，尹志平不死也要残废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紫藤花架阴影底下，突然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来，一把抓住了别古台的衣领，把他向上一举，别古台连人带狼牙棒被他高举起来，只觉得亲人手臂一抖，这蒙古武士觉得自己象腾云驾雾也似的，飞起一丈多高，翻过假山石顶，摔在太湖石后的花砌上，砰砰两声大响，摔了个发昏二十一，天旋地转！

把别古台掷出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躲在紫藤花架下面的郭靖，他看见尹志平情形危险，禁不住热血上腾，再也不加思索，打从花阴下面一个飞身窜出，使了一招“战龙在野”，抓住别古台的背心衣服，抛掷出去，蒙古武士不禁哗然大叫：“不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刺客！”

那使双钩的蒙古武士名叫做合撒儿，双钩一转用了个“风吹斜柳”的招式，向郭靖上中两路同时砍到，郭靖不慌不忙，单臂似蛇信般一穿，抓住合撒儿的肩胛，五指一扣，合撒儿当堂半身发麻，双钩叮当落地！郭靖刚才合撒儿抓住，那两个放暗器追击尹志平的蒙古武士，齐齐拔出腰刀，左右一分，使了个“旋风斩”，猛向郭靖腰身劈到。

郭靖看见蒙古武士双刀砍到，立即振臂一轮，把合撒儿的身子直抛起来，向蒙古武士的刀锋撞了过去。他们大吃一惊，连忙收刀撒步，郭靖索性把合撒儿向左边持刀武士的胸口一撞，接着拍的一掌，打在合撒儿的背后，虽然着掌的是合撒儿，受力之点却是那蒙古武士，只听腾腾两声，合撒儿跟那武士推金山，倒玉柱也似的，齐齐跌做一团，这武士吃了郭靖一下“隔山打牛”功，疼得爬不起来，哼哼哈哈，叫

个不绝。

右边武士刀锋再展，斜砍郭靖右足，合撒儿也一个翻身跳起来，郭靖反手一把，再次将合撒儿肩头抓住，向这武士身上一推一撞，一脚向合撒儿屁股踢去，这一脚也象先前一样，受脚之人是合撒儿，着力之点却是那蒙古武士，扑通咕冬！向后直跌出去！

不过这时候其他蒙古武士，也一窝蜂似的包围上来，五六名武士向郭靖前后左右扑到，有的使用兵刃，有的使用摔角手法，要把郭靖缠住，郭靖双足钉牢地上，兀如山岳，左臂横在胸前，脚下站稳了“天权”之位，六个蒙古武士齐齐扑来，郭靖斗然把臂一抽，滴溜溜的转了个圈子，在这个蒙古武士后心大施手脚，或是背后一推，或是腰身一撞，只听得一阵“哎哟”“不好”的叫喊，六七个人跌做一团，情形十分狼狈！

尹志平趁这时候一个翻身直跳起来，他看见郭靖用的居然是全真派的“天罡北斗”阵法，不禁愕了一愕，可是这六七个蒙古武士跌倒之后，又有六七名武士连续扑上前，尹志平剑光一闪，刺倒两人，蒙古武士不由自主向旁边一闪，郭靖叫道：“尹兄，咱们并肩直杀出去！”

他知道木华黎鲁王府里，侍卫众多，尹志平这样的一闹，自己再也无法依照原定计策，去见木华黎了，还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他向尹志平这样的叫，尹志平马上醒悟过来，展开全真太乙剑法，剑光闪闪，向人丛里冲杀过去，郭靖双掌飞舞，所向辟易，不一刻已经逼近府墙，二人双双拔身一耸，跳上墙顶，一溜烟般逃得没影无踪，蒙古武士追赶不及，只有徒呼负负而已！

且不说鲁王府里，吵得天翻地覆，再说郭靖和尹志平一前一后，起落纵跳如飞也似的，出了真定府城，一直跑到城外的铁瓮山下，这是沂蒙山的分支山脉，尹郭二人方才停了下来，尹志平向郭靖兜头一揖，说道：“靖兄！今回真亏了你，如果今天晚上不是遇着你老兄，小弟这一条性命可完了啦！”

一平志气时来城郭内，倒转天轮地，皇朝王府新不且
忽因倒直一，却得宝其下出，而前山江成地地新法，且一前
下数衣衣人二数衣，然山大其地山其而身衣，下山数衣的衣
了衣其回个二十六 拯黎庶双侠闹真定

郭靖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尚且拔刀相助，何况在下跟令师丘真人有着一段渊源？闲话少说，尹兄怎的今天晚上会到鲁王府，愿闻其详？尚希见告！”

尹志平拣块山石坐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话说起来可长啦！半个月前，小弟在临清城里……”

郭靖笑道：“尹兄抱打不平，杀了强抢民女的蒙古副将脱花不奴，是与不是？”

尹志平不禁一愕，问道：“靖兄怎样知道？”

郭靖大笑起来，便把临清县城外的遭遇说了一遍，方才说道：“尹兄，你这一次抱打不平，果然不失为侠义中人，可是附近几县的老百姓，却遭受了池鱼之殃，被蒙古鞑子无辜！”

尹志平面现愧容，说道：“小弟就是知道这一次闯了大祸，特地到真定来，找木华黎解决这一件事！”他便把自己到鲁王府前后说了。

原来尹志平自从当年烟雨楼一会之后，奉了长春子丘处机的命令，返回嵩山，把烟霞洞里面一切，完全收拾，迁到终南山去，因为在长春子丘处机的心目里面，他看出嵩山位在河南省，河南旧名中州，古为四战之地，将来蒙古继续进攻金邦，中原一带少不免遭受兵燹，（因为那时候的金国，

已经迁都河南蔡州，即是今日的蔡县。）所以他决定把全真教的根据地由嵩山迁移到终南山去，终南山古称秦岭，相传古仙人葛洪在这里得道，因以得名，尹志平领了师命，把一切收拾停妥，迁移到终南山，同时为了纪念师祖重阳真人，还在终南山的深处，鸠工选材，盖搭了一座重阳宫，尹志平是全真派二代弟子的首领，他开始收揽门人，要把全真教的武术发扬光大，为了物色门徒，尹志平在终南山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便自离开关中，直向河北，山东一带进发。

也是合该有事，尹志平到了临清县城，便看见脱花不奴强抢民女，尹志平青年气盛，上前干涉，只一出手便把脱花不奴打死，当场逃脱，那知道他这次打死了蒙古将领，却给临清县以及附近各州府的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厄难！

尹志平事后知道了蒙古兵屠城残杀汉人的消息，方才知知道草率行事，后悔莫及！因为当时尹志平大可以用点穴闭脉等法，制住脱花不奴，不用重手伤他性命，又怎会闹出屠城的大祸来呢？尹志平知道不能够以杀止杀，只好改弦易辙，到真定去，打算警告鲁王木华黎，叫他下令临清县的守备，收回屠城命令，那知道他这一次夜探鲁王府，几乎送了性命！

原来尹志平混入鲁王府不久，便被守夜的“金球犬”嗅出形迹和气味来，原来木华黎的王府里面，共养了六头金毯恶狗，这种恶狗产自蒙古沙漠苦寒地带，大如牛犊，凶悍机智，爪牙俱有奇毒，不论人畜，如果被它咬上一口，都要毒发无救，嗅觉尤其灵敏，可以在一百步以内，嗅出生人的气味来，养一只金球犬，比起用二十个侍卫还要得力。

尹志平那里知道底细，被恶犬嗅出气味来，一阵狂吠扑咬，他虽然用金钱镖打中金球犬的咽喉要害，送了它的性

命，可是王府里的蒙古侍卫，纷纷杀到，尹志平拔剑迎战，他起先以为区区几个卫士，不值一扫，那知道木华黎王府的卫士，个个都是百中拣一的人选，标悍善战，尤其以别古台，合撒儿两个最推勇猛，尹志平几乎脱不了身，被他们一直追到花园里，挠钩套索齐来，如果不是郭靖及时相救，此刻恐怕已经落在鲁王府里面了！

郭靖听尹志平说完了到真定的经过之后，笑道：“尹兄！今天晚上，你混进鲁王府不成，打算怎么样呢？”

尹志平决然道：“今天晚上不成，明天晚上再去，明天不成，后天再去！”

郭靖摇摇头道：“尹兄，恕怪小弟直言，这样不是办法！”

尹志平愕然道：“郭兄，依你意思怎么样？”

郭靖说道：“我此刻也想不出方法来，可是我的妻子蓉儿计策最多，还是问问她吧！”

尹志平惊喜交集，问道：“靖兄是几时成亲的，蓉姑娘有一同来吗？”

郭靖点点头道：“惭愧得很，我已经成亲七个年头了，生下一个女儿，这次她母女跟我一同到来，就在城南的客府里，天亮之后，咱们一同再入城吧！”尹志平唯唯诺诺。

他们就坐在山石上，说起别后情形，郭靖听说丘处机等在终南山立重阳观，要把全真教发扬光大，心里非常欢喜，大家不经不觉，一直谈到晨鸡唱晓，残月西坠，郭靖看见天际已经露曙，站起身道：“尹兄，咱们应该入城了！”

尹志平也振衣起立，两人打算返回真定，那知道他们一到了城门口，不由吓一大跳！

原书缺页